

分類
詳解

孟子
讀本

下冊

陸生

三十二年十月續於星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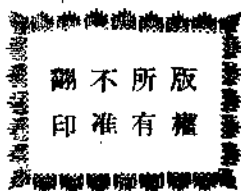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湘一版

分類
詳解
四書讀本（全五冊）

實價國幣九元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

詳解學庸讀本 一冊 一元
詳解論語讀本 二冊 四元八角
詳解孟子讀本 二冊 三元五角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發行所 陸高誼
印刷者 世界書局
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第二篇 正心

第一章 守正

孟子曰：『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，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。立於惡人之朝，與惡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。推惡惡之心，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，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』

音潮。浼，音每。屑，音雪。

此節亦說古人之美德也。伯夷是古代的聖人。『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』者，是說不是自己認為善的人，不去和他相交。惡人，猶言作惡的人。人君是個惡人，伯夷決不去做官而立在他的朝廷之上，雖見惡人，決不和他說話。故曰：『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』也。塗炭者，途路上泥土和灰炭也。伯夷對於立於惡人的朝廷上，或是同惡人講話，好像叫他穿了上朝的衣，戴了上朝的冠，去坐在泥土灰炭上面，意思是心裏總覺得坐立不安也。惡惡，是厭惡惡人。推，是推廣。再把這種厭惡惡人的心思推廣的說，無論和惡人不肯親近，就是心裏想同一個鄉間尋常的人並立着，只要看見那鄉人的冠戴得不正，就以爲他不是正人，含着很慚愧的樣子而走開了。（望望然去之）好像他的污穢（浼，污也）要沾染到自己身上一樣。故曰：『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』所以那時的諸侯，雖然差遣使官用極好的說話（辭命）到他那裏去聘請他，他總是不接受。他的所以不接受，因爲凡是來聘請他的，他都認爲不潔（不屑）而不願就的。故曰：『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，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』

「柳下惠，羞汙君，不卑小官，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故曰：『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』」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，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」
佚，音逸。阨，音厄。袒，音袒。裼，音錫。裸，音裸。裎，音寧。浼，音懷。

柳下惠，也是古時聖人。他的性質，與伯夷相反。「不羞汙君」者，是對於一個行爲極端醜惡的人，君，柳下惠也。肯去事他，不以爲羞的。「不卑小官」，是一個極小的官職，柳下惠也肯去做的。「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」者，既然進身去做官，決不把自己的賢能隱藏，以爲必然可以施行自己所懷抱的大道的。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」者，國君雖和他放棄（遺佚）他也決不怨恨，即使因之而窮困（阨窮）也向來不哀傷（憫）的。「故曰」者，是柳下惠所說也。爾，你也。袒裼，即露臂。裸裎，即露體。柳下惠雖同黑人在一處，他總說：「你爲你，我爲我，你雖赤身露體在我身邊，你又怎麼能沾染到我身上呢？」故曰：「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」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」者，是說雖與惡人同在一處，還是很自得的樣子。（由由然）同着他們在一處，並不覺得自己有些甚麼損失的。「援而止之」云者，有人拉住（援）他，叫他停留，他就停留住了。他所以聽憑人拉住而停留，以爲停留不能算終人沾染而不潔，就是脫離，也不能就認爲純潔的。故曰：「援而止之而止，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」

孟子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隘，意安反。

此段與上文本銜接，因中間說的與柳下惠兩個人，說了一大段，恐讀者不清楚，所以再加「孟子曰」三字，那就是孟子對於兩人同下的批評了。隘，狹窄也。是孟子袒伯夷的心地太覺狹窄了，不過過於極端，不以爲寬的樣子。柳下惠雖然太覺隨順了君子，是孟子暗指自己太寬裕和太隨便，都非中庸之道。君子做事，必不從（不由）他們這些路徑上進行的。故曰：「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
（問）伯夷柳下惠二人品性孰是？

（自答）我贊周那一個，還是都不以為然？

孟子為軺，曰：『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，似也，為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』
音也。此言軺與作。

軺，人名，齊國的官。靈丘，齊國的地名。士師，官名，古有兩種官，都稱士師：一種是管獄，如論語：「柳下惠為士師」是也；一種是諫官，如漢朝的諫議大夫，清朝的御史之類。此節所說的士師，是諫官。軺最初做靈丘的地方官，後來辭掉了，自己請求改做士師官，所以孟子對他道：『你的辭掉靈丘的地方官而請求改做士師官，很優對的。（似也）你所以請求改做士師官，無非為的接近齊王，可以說話，現今已有數月了，難道是不可說話嗎？』

軺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為臣而去。齊人曰：『所以為軺，則善矣，所以自為，則吾不知也。』

軺聽了孟子的話，果然去諫齊王。齊王不用他的話，軺就把官職辭掉（致為臣），竟自去了。齊國的人批評孟子道：『他還法子叫軺去做，那是很不錯的。（則善矣）但他自己是不是這樣做，那卻連我們也不知道了。』意思是說，孟子教軺去諫齊王，齊王不聽，軺就棄了官不做，這代軺方面設想，確乎不錯的。但你孟子自己也曾勸諫齊王，齊王從沒有用你的話，你又為甚麼不去呢？

公都子以告。曰：『吾聞之也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我無官守，我無言責也，則吾進退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？』
綽，音冊。

公都子，孟子弟子。以告者，把齊人說的語來告訴孟子也。曰者，孟子對公都子說也。做地方官的守住自己的職務，叫官守。做諫官的

在國君前能代百姓講話，叫言責。綽綽，是很寬的樣子。餘，是有餘多的意思。裕，也是寬的意思。孟子聽了公都子的話，便說道：「我聽見過有官守的人，不能隨他的職務做事，那只好辭官而去。有言責的人，不能用他的話，也只好辭官而去。我是沒有官守的，也沒有言責的，所以都可聽我的便。我要仕進裏（進）或不在這裏（退）豈不是很寬的儘有餘地的嗎？」

（問）何謂言責？何謂言責？

（自言）若我處綽綽的地位，將怎樣？

孟子曰：「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娶妻非爲養也，而有時乎爲養。爲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，孔子嘗爲委吏矣，曰：『會計當而已矣。』嘗爲乘田矣，曰：『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』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恥也。」養，去聲。音局，見，讀如掌，音潤。

做官本來爲行道，不是爲了家計，但有時候確是爲了家計。娶妻本來爲嗣續，不是爲了奉養，但有時候卻也爲了奉養。如果爲了貧而做官，當辭讓高顯之位，重厚之祿，只以能餬口糊度爲夠了。這樣，應該做些什麼呢？就如抱關擊柝也可以了。抱關，管城門也。擊柝，敲更也。孟子說了這些話還不夠，又提出了孔子來證明。委吏，倉庫的管帳小吏也。乘田，牧馬園畜牧的小吏也。孔子做委吏的時候，他只要會計不錯就罷了。做乘田的時候，他說只要牛羊肥壯，他長大就罷了。因爲孔子深知這位置重的人而高談闊論，不能其職，是官謂的。若位置高了，立在朝廷而其道不能行，也是可羞恥的事情。

（問）何謂有時乎爲貧？有時乎爲養？

（研究）此語言已難道救民，就不宜居高位受厚祿，只好尋些小事，以彌善其身。

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。樂正子見孟子，孟子曰：『子亦來見我乎？』曰：『先生何爲出此言也？』曰：『子來幾日矣？』曰：『昔者。』曰：『昔者，則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』曰：『舍館未定。』曰：『子聞之也，舍館定，然後求見長者乎？』曰：『克有罪。』長，讀如掌。

此節內容，富有別情，否則等到舍館後，再見長者，亦不爲大過。子敖者，乃是齊國佞臣王驥的字，即孟子所不與談話的人。克，是樂正子名。樂正子從王驥到齊國，孟子見他和自己所厭惡的人同行，心中不滿意，所以借此質問他。昔者，前日也。舍館，即今旅館。長者，即長輩，是孟子自稱。『子來幾日矣？』是問你到這裏來已幾日了？

（問）樂正子往見孟子，何以見實？

（研究）樂正子自承克有罪，是已知孟子厭惡王驥之故，不願自己與之同行也。

孟子謂樂正子曰：『子之從於子敖來，徒饋餼也。我不意子學古之道，而以饋餼也。』饋，波烏切。此悅切。

孟子知道樂正子與子敖同行之故，加以質問也。徒，但也。饋，其也。餼，飲也。孟子對樂正子道：『你所以從了子敖同到齊國來，不過爲了些飲食。我真料不到（不意）你是個學古道的人，出來卻只爲些飲食。』意思是說子敖是個小人，你和他結伴同行，除了得些飲食，更有甚麼好處可得呢？

（問）何謂徒饋餼？

（研究）王驥爲齊王寵臣，樂正子因自己是孟子學生，實王又正尊重孟子，所以與王驥同行，決不是真的爲了飲食。孟子不過借此質問他罷了。

孟子曰：「仲尼不爲已甚者。」

已甚，就是太過頭。做人做事，都要適中，只有孔子能夠如此，故孟子稱之。

（問） 何謂已甚？

（自答） 我對人對事，有已甚之弊否？

孟子曰：「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，修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今之人，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，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，終亦必亡而已矣。」

天爵者，出於自己的修練，能夠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自然爲人所尊也。人爵者，由人給與之官職，如公卿大夫是也。「古之人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」者，言古時候的人，只要把自己的道德修好，雖然不求官做，卻有人給他官做。「今之人修其天爵」云云者，言「現今的人，把道德修好，目的只在要求做官，等到做了官，就把道德丟掉了，這樣做人，真是糊塗透頂了（惑之甚者也），終究要弄到官爵亡失才能。」

（問） 何謂既得人爵，棄其天爵？

（研究） 人性雖善，然因萬惡社會之引誘，往往失去善性。而官場則蠅營狗苟，卑鄙醜惡最甚，所以高潔之士，多願做隱士，而不肯做官，亦所以保全其天爵也。

公孫丑曰：「伊尹曰：『予不狎于不順。』放太甲于桐，民大悅。太甲賢，又反之，民大悅。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」孟子曰：「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」

（與作賊）

解者，見也。願者，合乎義理也。公孫丑引伊尹之語，「予不弔于不韙」，君伊尹自己說，我不憐不合乎義理的人。然太宰問「云云者，公孫丑敘述伊尹之事也。言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的地方，百姓大爲感泣，後中太甲改過，極其賢德，伊尹又把太甲迎返京師，仍做天子，百姓又大歡喜。」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矣。公孫丑敘述之，意則謂孟子言「賢者放人」，言「下」的君主不賢，則固可以把他放逐去的地方。孟子曰：「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，則不可。」言伊尹之志，則公孫丑之意，則「已不合天子之位，就可以如此做，否則就是篡位了。」

(問) 何謂不弔于不韙？

(研索) 伊尹放太甲，後復其位，一舉之，不致篡位，其餘廢君立君，無不爲自己，或爲子孫謀天子之位故曰：「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」

貉稽曰：「稽大不理於口。」孟子曰：「無傷也。士憎茲多口。」詩云：「憂心悄悄，慍于羣小。」孔子也。」「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問。」文王也。」貉，音爾。

貉稽者，姓貉名稽，當時一士人也。他自己得名，說「貉稽」，一說貉稽大，不見容於衆人之口，謂人衆都毀壞他也。孟子答他道：「不殄的士人是時常被衆毀壞。」「憂心悄悄，慍于羣小。」羣小，指羣小人之口。此言孔子居危難的時候，憂慮的心，未能除去，因爲被一班小人所毀壞也。孔子雖被毀壞，亦不殄厥問，也是詩經大雅維一篇的句子。肆，是發語詞，猶和也。死喪失而愈思，問問也。此詩去騷文王，言雖不能殄絕小人的惡恨，然而也不至於喪失文王的善聲也。

何謂士憎茲多口？

士，指人。恨，少問。孟子言以如孔子文王的人，世上有人毀壞他，只說自己不錯，何必理人家的多口。

呢？

「潛生不害問曰：『樂正子何人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善人也。信人也。』『何謂善？何謂信？』曰：『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』樂正子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』

（潛生是姓，不害是名，齊國人。他問孟子：『樂正子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』孟子答以樂正子是『善人。又是信人。』潛生不害又問：『何謂善？何謂信？』孟子答以『可欲之謂善』者，言人人都覺得他可愛而不可惡，所以言就叫做善。『有諸己之謂信』者，言凡己善的，也都實在有的，這就叫做信。『充實之謂美』者，言力行他的善，而實於很充實，這就叫做美。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』者，言善既充實，又能夠發揮而光大之，（光輝）這就叫做大。『大而化之之謂聖』者，言先大子的美德，又能夠加以變化，這就叫做聖。『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』者，言如周是言『與天地合其德』，論語記孔子曰『天何言哉？』就是聖人的作為，如天地自然之變化，衆人不能夠曉得，這就叫做神了。孟子說了六者之後，又說到樂正子的爲人，在善與信二者之中，而不及美、大、聖、神四者，故在四者之下。）

（問）何謂善？何謂信？

（研究）潛生不害問樂正子爲何如人，係見孟子問：『正子爲政於齊，善而不兼取也。』孟子見其善信二端之長，而不及美、大、聖、神之四德，皆公論也。本節用意，則在說明是沒有盡頭的，並須向總要逐步精進，不可自止。

孟子曰：『附之以韓魏之家，如其自視欲然，則過人遠矣。』（欲，音以。）

（韓、魏，晉國之別，皆貴之家也。欲然者，不自滿足，不放在心上也。附之者，言自己本已富貴，又附益以韓魏的權勢。如果這樣的人自己看看，並不注意，這可知他不以富貴爲然，而是志於道者，可以說他『過人遠矣。』言：於平常的人不少也。）

(問) 何謂計親戚類?

(研究) 人將貧賤，又益以權勢，不自謂是益減少，能自謂然者，乃是一等人物。要看人是如何人，就其意看他對於親戚仁勢的態度。
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『寇至，盍去諸?』曰：『無寓人於我室，毀傷其薪木。』寇退，則曰：『修我牆屋，我將反。』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『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，寇退則反，殆於不可?』沈猶行曰：『是非汝所知也。』曾子猶有負郭之禍，從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與焉。

武城，魯國的一個縣，越寇，越國的兵來攻。曾子住武城的時候，適越國的兵來攻，有個人（或）對曾子道：『盍去諸?』何不（去）到遠處呢?曾子聽了，他卻說：『對舍的人道：『不要怕別人，在我心裏，覺得毀壞我的薪木，（薪，猶生也）等到寇退去了，曾子又再講安全的人道：『能修我的牆屋，我將要回來了。』寇退了之後，曾子又來了。曾子身邊門人左右，說道：『見你的官長，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，寇至了，先生倒先去，而這裏的百姓，還在你這個樣子，也打進去，寇退去了才回來，這樣的行動，似乎不可以吧?』沈猶行，是曾子弟子，他對於講道的人道：『這個，不是你所知道的。從前我對沈猶氏也遇到一個名聞後世的人，他（沈猶氏）說：『先聖（曾子也）的有七十個人，大家都避去了，沒有一個問問這件事的。』』曾子到的人就解作『衆的人，也可以道。』

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。或曰：『寇至，盍去諸?』子思曰：『如彼去，君誰與守?』孟子曰：『曾子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師也，父兄也；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曾子子思，易地則皆然。』

後音意

子思住在衛國的時候，有齊國的兵來攻城，有個人對子思道：「寇到了，何不進去呢？」子思道：「如我孔伋（後子思名）去了，使衛國的君和誰共守此城呢？」上面兩件故事，孟子批評道：「曾子與子思，是同講有道理的。曾子在武城，是居師的地位，和父兄的地位相等，父兄是沒有守城的責任的，要去則去。子思在衛國，是居臣的地位，臣對於君，猶子對於父，身是極微小的，所以只掛點防衛，共守城池，是不應去的。如果曾子與子思，彼此換一個地位，兩人的行動，還是一樣的。」

（問）曾子去，子思不去，是何意義？

（研究）此篇著重師和臣的分別，但是首為人處世道理總是一樣的，只因地位不同，所以有時行止會不同。

盆成括仕於齊，孟子曰：「死矣盆成括！」盆成括見殺。門人問曰：「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？」曰：「其爲人也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」

盆成括是姓，括是名。他在齊國做起官來了，孟子一聽見，就道：「將要死了，這個盆成括也！」後來盆成括果然被人殺死。孟子的門人問孟子道：「你夫子怎麼會知道他將要被殺的呢？」孟子道：「他的做人，只有些小才能，還沒有聽見君子做人的大道，這就足以殺死他自己的身子也。」

（問）何謂小有才？

（研究）世間常有一種人，自負才德，胡作妄爲，不知道將來必有反噬，自受其禍也。

魯欲使樂正子爲政。孟子曰：「吾聞之，喜而不寐。」公孫丑曰：「樂正子強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
「有知慮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
「多聞識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
「然則奚爲喜而不寐？」曰：「其爲人也好善。」
「好善足乎？」曰：「好善優於天下，而況魯國乎？夫苟好善，則四海之內，皆將輕千里。」

而來告之以善。夫苟不好善，則人將曰：『訑！』予既已知之矣。訑之聲音顏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。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。與讒諂面諛之人居，國欲治，可得乎？」知，同智。矣，音扶。

誦音移。

魯國欲使樂正子施行政治。孟子道：『我聽了這個消息，就寢不得睡不着。』公孫丑問道：『樂正子能幹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有智慧而處事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事情得事理，有識見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那末夫子為什麼做？』孟子道：『他的餘人，能夠好好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好好善就够了嗎？』孟子道：『好好善就夠了。』公孫丑道：『天下，何處有一個不好善呢？』一個人只要好好善，則四海之內的好人，都將爭先趨向。孟子道：『好好善，要告誡他好好善，若是不好善，則別人對他，要說他這個人不以爲智。』他說道：『謂只是其智，不啻著言。』種種道理，我都曉得了。這猶且以爲智，不若聽善言的樂音顏色，會拒，同拒。這更告誡他好話的人，於千里之外，等到士止住腳步於千里之外，然後，請人慶話，當面趨奉的人，就到了。與那些請人慶話，當面趨奉的人，仕在，處，國，豈能治，還同得嗎？』

（問）何謂訑訑之聲？距人於千里之外？

（答）自以爲智，人不能助他，則其助他的人也拒絕地，拒了他。如此，他面前只無好人，沒有好人，一切事情，都辦不好。好善，則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。

孟子曰：『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天下；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於天下。』

此言「身」不「道」，則不能「行」於天下。使人不以「道」，則不能「行」於天下。孟子之意，在於「道」，而不在于「身」。

（問）何謂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天下？

（答）此言「身」不「道」，則不能「行」於天下。孟子之意，在於「道」，而不在于「身」。

孟子曰：『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。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』

西子，卽世所稱春秋時西施。『蒙不潔』，指洗臉。臭臭的小姐，聚在頭上。如此，人家見了她，雖然她的面目很好，但把頭遮住，去不要看見了。『齋戒沐浴』，吃齋，戒殺生，洗臉，洗身，表示一片至誠的意思。雖然是個惡人（就是惡人），只要齋戒沐浴，也可以去祭上帝了。

（問）何謂蒙不潔？

（研）此節意思是說，人雖有善良的實質，若不好好修身立品，終無人看重他。雖是實質差一些的人，只要事事一心，處處至誠，也可以立身於社會的。

孟子曰：『禹惡旨酒，而好善言。湯執中，立賢無方。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。武王不泄邇，不忘遠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，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』

旨，味好的意思。禹厭惡味好的酒，而好飲饒營養的善言。執中者，做事剛則合，好惡沒有過頭或不及的毛病。方，一定也。『立賢無方』，言用賢人，實有一定的資格，階級，只要是賢，雖不可隨即使他做官。『視民如傷』者，是看得百姓，視像還有傷害，必定要把他醫好。『望道而未之見』者，言文王雖然已經知道做人的道理，但他自己，還像沒有看見道理的一般。謙者，寵受過頭的意見。『不泄邇，不忘遠』，言武王，於近身使用的人，不能愛過頭，對於遠地的輔佐人，不會忘記他。『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』，言周公想把三代聖王的善法，都綜合在一起，一個人身上，去做上面所講禹、湯、文、武的四件事體。自己有不合的地方，把頭仰起來想，或夜裏想，想下去，如是，上面所說的事都想了，那麼，就夜裏坐着，再也不睡，一直等到天亮，疲倦就去睡。

（問）何謂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？

（論衡）周勃公把古聖王的力量，都算在一人身，所以稱爲多力多藝之人。

齊交問曰：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』孟子曰：『然。』交問：『王十石，湯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則可？』曰：『奚有於是，亦爲之而已矣。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今日舉百鈞，則爲有力人矣。然則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爲烏獲而已矣。夫人豈可不勝爲也哉？弗爲耳。』勝，平聲。夫音扶。

齊交，齊國大夫名。非名曰交。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』其齊交來問孟子的話。『人』字，說可以爲堯舜，一匹雛，一匹小雞也。『有諸？』有他，齊交又問古聖王的力量，『我交，湯湯之王，長十尺，湯身長九尺，今交身長九尺四寸，以長於湯，而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』孟子說：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』齊交問：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』孟子說：『然。』齊交問：『王十石，湯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則可？』孟子說：『奚有於是，亦爲之而已矣。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今日舉百鈞，則爲有力人矣。然則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爲烏獲而已矣。夫人豈可不勝爲也哉？弗爲耳。』勝，平聲。夫音扶。

「徐行後長，尊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。」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能爲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矣。子服舜之服，誦舜之言，行舜之行，是舜而已矣。『的今作嫡夫音扶，行去聲。』

做人的道理，從孝順做起。孝順的事，並沒有難處。孟子說：『順長是同行，只要慢慢地走，在長輩面前，就可以說孝順。』
輩先頭，就可以說是孝順。像這樣慢慢地走路，難道是人所不能做的嗎？不過他不去做罷了。孝順的道理，也沒有別的，就是孝順罷了。你只要穿著孝順的衣服，說著孝順的話，行著孝順的行爲，就是孝順了。你若穿著孝順的衣服，說著孝順的話，行著孝順的行爲，就是孝順了。

曰：『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』曰：『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』
夫音扶。

曹交聽了孟子的說話，大爲佩服，因此說：『我要去見鄒國的君主，他若肯借我一間作館屋，非惟願留在這裏，在先生前做個弟子。』孟子聽見他要見鄒君，便假館，有些搭架子，還沒有願意，所以又說：『這所說做人的道理，如一個大路一樣，你如去這條路，有什麼難於知道呢？一個人只靠自己去找探求罷了，假使肯探求的，你歸去只把孝順的道理，實行探求起來，就無異有許多師傅了。』叫他不必住在這裏，不過孟子說不必拜先生，只要肯自己探求，那也是對的。

（問）何謂道若大路然？

（研案）曹交誤以爲自己真懂，有文王湯一樣的長天，而只能做飯，沒有才德，以此爲恥。孟子就以做飯爲一技的人，也只要從孝順做起，做得好，也就是做孝，並不在身體的短長。

孟子曰：『養生者，不足以當大事，惟送死，可以當大事。』

養生送死，乃人子奉親之事，這當然是對的。但將而充之，凡人不獨對親儉然，對於戚族朋友，也當如此。否則在其生時，養之愛之，至其死，則變易面目，棄而不顧，不免裝令人發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」之慨歎了。這種人是有頭無尾的小人，那裏能夠當大事。所以做人能夠對死者與生者一樣，才可謂當大事。

（問）何謂當大事？

（研究）當大事，不與事指一種人說的。如君相，擔當國家大事。家主，擔當一宗大事。乃至社會上任何一小團體，都有重要事件，重要時節，都須有人擔當。

萬章問曰：『敢問交際何心也？』孟子曰：『恭也。』曰：『卻之卻之爲不恭，何哉？』曰：『尊者賜之，曰：「其所取之者，義乎不義乎？」而後受之，以是爲不恭，故弗卻也。』曰：『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。』曰：『其取諸民之不義也，』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？』曰：『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』

此節言交際，實際所指一般禮儀幣帛的往來也。萬章問以用何種心思爲可。孟子答以恭敬可也。萬章又問：『卻之卻之爲不恭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』孟子答以：『凡尊長賜給我東西，假使我心裏想道：他所得來的這東西，是義的還是不義的，是義的才受，不義的就不收，這樣就是不恭敬了，所以還是自己心中不要什麼，更不要推卻不受。』萬章又問：『假使爲了他得些東西，而不義的，我一定要不受，我不顧然用說話來推卻，只在自己的心裏來推卻，想着說：他這賜予的物件，從人民那裏取來，是不義的，乃昂用一種婉曲的言詞來推卻，這樣，難道不可以嗎？』孟子曰：『只要他的交往，是以道理的，他的接待，是以禮儀的，他這東西來，就是孔子也受他了。』

孟子曰：『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。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恭敬者，幣之未將者也。恭敬而無實，君子不可虛拘。』食，音寺。

此節言人的交際朋友，只請你吃食而沒有愛護的心思，這像養豬一樣的看待。故曰：『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。』豕，豕交者，飼養與豬相交，只要給牠食物便了。『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』者，言雖能愛護，而沒有恭敬的心思，也和畜養禽獸無異也。恭敬這件事，就是沒有拿